

开国副主席刘少奇 一生九子女 近况揭秘

刘少奇一生共养育了 9 个子女。其中何葆贞烈士留下二男一女，即长子刘允斌、长女刘爱琴、次子刘允若；王前留下一男一女，即次女刘涛、三子刘允真；王光美生育有一男三女，即三女刘平平（王晴）、四子刘源、四女刘亭亭、五女刘潇潇。

刘允斌，刘少奇长子。1924 年，刘允斌生于江西萍乡，成长于湖南宁乡炭子冲老家；1938 年，刘允斌被接到延安，进入延安保育小学就读；1939 年，他和妹妹刘爱琴一起赴苏联，进入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学习。1957 年 10 月，受刘少奇的指示，刘允斌回到北京，在国家二机部所属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工作；1962 年，他被调到内蒙古包头市郊外的 202 厂。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刘允斌被诬指苏联间谍而受迫害，1967 年 11 月 21 日 9 时左右，他在包头卧轨自杀。1978 年平反时，中央为他恢复了中共党员和核化学专家的名誉。

刘爱琴，刘少奇长女。1927 年，刘爱琴在湖北汉口出生后，即被交给汉口一户工人家庭抚养，曾当过童养媳；1938 年，她被党组织接回

延安；1939 年，她和哥哥刘允斌一起赴苏联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学习；1940 年，进入苏联十年制学校读书。1966 年，刘爱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文化大革命时，她被开除党籍，开除公职，丈夫与她离婚。1979 年刘爱琴得以平反，先后在河北师范大学、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担任俄语教师、副教授。

刘允若，刘少奇次子。1930 年，刘允若生于上海，1933 年冬，母亲何葆贞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后，他开始流浪。1946 年，刘允若回到刘少奇身边；1954 年，他在北京四中毕业后，被选送到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。1960 年，刘允若回国后，在国家七机部下属单位从事导弹设计工作；1967 年 1 月，刘允若被关押在北京市半步桥监狱；1974 年 12 月被释放；1977 年因病在北京逝世。

刘涛，刘少奇女儿。1944 年 10 月，刘涛生于延安；七岁入读北京育英小学；1959 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学习；1962 年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学习；196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文化大革命时，刘涛曾参加造反运动，在江青的威逼下，根据生

母王前的口述，和弟弟刘丁一起写了一份所谓“揭露”父亲刘少奇的大字报。1968 年，刘涛以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身份被分配到北京铁道分局承德车辆段当工人；1972 年 10 月调回北京；现退休居北京。

刘丁，刘少奇儿子。1946 年 7 月，刘丁生于延安，又名刘允真。1949 年，他随父亲进入北京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回到北京，在国家科学技术协会工作；1996 年，刘丁回到湖南，担任长沙市商业银行北区支行副行长，直到退休。

刘源，刘少奇儿子。1951 年，刘源生于北京，13 岁进入中南海警卫部队当列兵。1968 年，刘源插队到山西省山阴县参加农业生产劳动；1977 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；1988 年，刘源任河南省副省长；1992 年至 1997 年，刘源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政委、总部副政委；2000 年，他被晋升中将军衔；2009 年 7 月 20 日，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向刘源颁发了晋升上将军衔命令状；从 2011 年 1 月 19 日起，刘源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。

刘平平（王晴），刘少奇女儿。



1949 年 8 月，刘少奇在莫斯科同刘允斌（右一）、刘爱琴（左一）及朱德的女儿朱敏（右二）合影。

1949 年 5 月，刘平平生于北京。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关进少管所，还先后被发配到解放军济南军区军马场、酱油坊等地方工作。1980 年，刘平平赴美国深造；1991 年任国家商业部任科技质量司副司长。1995 年，刘平平任该司司长，并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。

刘亭亭，刘少奇女儿。1952 年，生于北京；1968 年，她被派遣到北京维尼纶厂当工人；1971 年调到北京仪器仪表厂；1977 年调到外交部所属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当编辑；1978 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外文系。1981 年，刘亭亭赴美

学习；1985 年获哈佛工商管理硕士学位；从 1991 年起，她先后创办“香港联亚集团有限公司”和“中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”，并担任董事长和总裁。

刘潇潇，刘少奇小女儿。1960 年，生于北京，又名小小。1967 年，她被托付给阿姨后离开了中南海，从此与父亲永别。1979 年刘潇潇考入北京大学生物医学系；1980 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留德班学习；1987 年，她在德国获生物工程硕士学位，同年回国创业。

（来源：新华网 本文有删节）

刘少奇长女： 时代造就悲剧 我从来不怨恨



几十年的甘苦荣辱，对于 88 岁的刘爱琴来说，都已淡然。

4 月 15 日，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代表俄总统普京，向 32 位苏联卫国战争（1941—1945 年）做出贡献的中国公民颁发“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70 周年”纪念奖章。刘少奇长女刘爱琴是其中之一员。近日，新京报对话刘爱琴，耄耋老人追忆自己在苏联战乱时期度过的青春岁月，以及作为刘氏长女所亲历的时代起伏。

88 岁的刘爱琴精神头儿不错，一头银发梳得整齐妥帖，衬衫搭配西装马甲，没有一丝褶皱。

晚年的她，著书追忆父亲、参加纪念活动，但更多时候，她过自己的生活。

回想多年前的文革，父亲孤独地死在开封，哥哥刘允斌在铁轨上结束了生命，弟弟入狱，铁窗内被折磨得近乎精神失常，对于她自己，第二任丈夫也在最艰难的时候离开了。

她也想过，如果生在普通百姓家，也许这一生不必这么辛苦。

问她心里有怨恨吗，她笑着摇头，“都过去了，这把岁数，不在意了。”

异国：印象最深的是“冷和饿”

记者：俄方颁发纪念章、邀请部分中方人员参加红场阅兵背后有怎样的故事？

刘爱琴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如

荼，很多革命领袖的子女都被送到当时的苏联读书和生活，我们当时就生活在国际儿童院。

俄罗斯方面定期会有表彰活动，50 周年时颁发过一次奖章，今年 70 周年，更隆重一些。

记者：国际儿童院是怎样的地方，你在那里生活了多久？

刘爱琴：前苏联专门接收世界各地共产党和革命者后代的一个场所。1939 年，我 12 岁，和哥哥还有几个孩子一拨儿，途经新疆到了当时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。一直到 1949 年跟父亲回国，在那儿生活了 10 年。

记者：战时儿童院的生活是怎样的？

刘爱琴：儿童院离莫斯科二三百公里，那时我们附近也遭到过德国人的飞机轰炸。老师组织我们巡逻，年长些的孩子发把樱枪一样的东西站在楼顶，一有情况就招呼大家转移。像我当时十几岁了，就负责保护两三岁的小朋友，大的保护小的。

记者：少年时代给你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？

刘爱琴：冷和饿。打起仗来，儿童院的物资无法保证，记得有年冬天特别冷，没炭火了，我们就把院内好多没长大的树砍掉了。我还给前线做棉衣和手套，手套要露出拇指和食指，方便扣动扳机，这个印象很深。

支边：父亲嘱咐“不要和别人争”

记者：22 岁之前，你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并不多？

刘爱琴：我是 1938 年被接到延安的，次年就去了苏联。1949 年父亲带考察团秘密访问苏联，才开始真正的父女相处。

记者：1949 年到 1958 年是同父亲相处最集中的时间？

刘爱琴：对，刚回国那会儿，中国话都不怎么会说了，适应了好一段时间。父亲总让我多学知识，我在人民大学学了三年后，就去国家计委工作了，面对的都是经济数据。

记者：后来你去了内蒙古？

刘爱琴：过了几年，国务院开始精简机构，动员干部支援边疆建设。父亲问我的想法，我也没说什么，后来就被他敦促着下放内蒙古了，这一去就将近 20 年。他一直希望我们对国家有用，也能做个表率。

记者：当时你愿意吗？

刘爱琴：那时候没什么愿意不愿意，时代推着你去那里。那两年物资很紧缺，我心想去内蒙古还能吃羊肉呢，后来我还给家人往回背羊肉，但他们都吃不惯。（笑）后来背得最多的是土豆，一麻袋一麻袋往回背。

记者：那些年同父亲交流最多的内容是什么？

刘爱琴：他让我好好工作，在单位里不要和别人争什么，不要觉得我是领导的女儿就怎样怎样。但我也没和别人争什么，他总是有那样的担心。

记者：最后见父亲是什么时候？

刘爱琴：1966 年 6 月底还是 7 月初，我回北京住了一晚，当时文革已经有了苗头，各地陆续闹起来了。那次见面父亲还嘱咐我少掺和事情，不要跟着闹，没想到那是我们父女的永别。

永别：最后的印象是父亲咳血工作

记者：父亲被批斗后，你在内蒙古的生活也受到了很大影响？

刘爱琴：那当然，街上很快贴大字报说我是苏联特务。1967 年初就不让我工作了。我被隔离，造反派让我交代问题，他说父亲 6 次叛变，至少 4 次我都知道。我说我不知道，他们就打，打得我牙出血、腰也坏了、小便失禁。后来又把我送到工厂打扫厕所。

文革中我前夫和我离了婚，他后来去了东北，三个孩子也没人管，那段时间非常痛苦，牵挂父亲，也牵挂孩子们。

记者：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？

刘爱琴：先是哥哥刘允斌，他和我一起在北京长大，是个特别刻苦的人，也最听父亲的话，一辈子都一门心思做核研究。1967 年，他在包头市北的铁路卧轨自杀了。

接着是弟弟允若，文革一开始就被关了，关了 8 年，整个人生都毁了。出来没几年就死在自己独住的农家小院里，很惨。

最后是父亲，1969 年 11 月，他死后两三天，有人悄悄告诉我，你父亲死了。

记者：你当时的反应是怎样的？

刘爱琴：在被子里哭，也不能太大声，就一直哭，大概有两天两夜。

记者：对父亲最后的印象是什么？

刘爱琴：头发全白了，我白头发也是遗传他，早早就白了，他身体不好，一直有肺病，有时候甚至会咳血，但是那些年都是坚持工作，周围的人都劝不住。

记者：你并不认同哥哥结束生命的方式？

刘爱琴：个人有个人的选择，他内心承受得太多了。很多人问我怎么熬过来的，具体我也说不出来，但那时就是有个念头一不能死。那些人诬陷我父亲和家人的（内容）我一个字也不信，我坚信真相总会大白，我得等那一天。

记者：从父亲去世到被平反差不多有 10 年，一直是这个念头支撑你？

刘爱琴：经过文革，我母亲这三个孩子就剩我一个。有个场景一直反复出现，我们老家是湖南，当地的农民写信给父亲反应农业生产的问题，他都一封封亲自回信，还托人带话说如果农民写字不方便，就直接来找他说。政治上的东西我不懂，但爸爸一直在为老百姓做事情，我相信这些事是会被后人知道的。

晚年：希望我的孩子远离政治

记者：父亲被平反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？

刘爱琴：那段时间，对于一个女儿来说，太长了。反正是该等的等到

了。

记者：之后你写了关于父亲的书？

刘爱琴：有出版社联系我，后来就写了《我的父亲刘少奇》，算是一个追忆和怀念。

记者：你的人生很多时候被父亲决定和牵连，加上他的严厉，心里有没有怪过他？

刘爱琴：父亲始终是父亲，他的很多决定，在他的角色看来，有他的理由。一个女儿怎么能怪自己的爸爸呢，我没有怪过他。至于牵连，那是时代的悲剧，不是父亲的错。

记者：经历困难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“假如我不是刘少奇的女儿、我生在寻常百姓家就好了”？

刘爱琴：怎么不想？想过很多次，如果我只是普通人家的女儿，一生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但我也没觉得，是刘少奇的女儿就被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，也不抱怨这个。

记者：心里没有怨恨？

刘爱琴：怨恨谁呢，时代造就的悲剧，早就看淡了。几年前我还回过一次内蒙古，和文革中审查我的人一起吃饭，有些人已经不在，心里没有怨也没有恨，都过去了。

记者：现在的生活如何？

刘爱琴：生活挺安宁的，我享受现在的安宁，我们这批去苏联的孩子定期聚会，上次俄罗斯大使馆发完纪念章，第二天我们就聚会了，做俄罗斯菜，唱当时的歌，大家都用俄语交流，跟小时候一样，挺开心的。

平常我特爱遛弯儿，早几年，清早 5 点就起来，坐地铁到颐和园，溜达一大圈儿。也喜欢看书，最近我总谴责自己，七七八八的活动太多，好久没看书了。

记者：几个孩子呢？

刘爱琴：他们都长大了，最大的已经 60 多了，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。我们家第四代了，快一岁了，四世同堂，挺好的。

记者：会愿意小辈们从政吗？

刘爱琴：不愿意。我父亲以前总说我不懂政治，活了大半辈子，我也没真正地懂政治，我也希望我的孩子都远离政治，平安开心地生活，就很好了。

（来源：新京报）